

农民家史

阎王债 逼命的地租
含泪闯关东 长工苦
抓丁仇 万恶的族权
打不赢的官司 夺地

农村读物出版社选编

统一书号：T3168·20

定 价： 0.11 元

目 录

編者的話	(1)
閻王債	(3)
五块大洋	(11)
十三条人命	(19)
一块核桃餅	(26)
还不完的一石粮	(31)
五十块钱无头債	(38)

編者的話

一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是为了配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为了向农村讀者，特别是青年讀者进行阶级教育而編輯的。讀了这些真实的农民血泪史，就可以启发我們忆过去苦，思今日甜，进一步憎恨旧社会，热爱新中国。讀了这些阶级斗争的活教材，就可以帮助我們了解什么是阶级压迫，什么是阶级剝削，为什么要永远不忘記阶级斗争，为什么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。

二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計劃选編十五本，每本一个重点，如有的专门記述长工的苦难，有的专门訴說佃戶的痛苦，有的专讲高利貸对农民的殘酷剝削，有的专门控訴国民党反动派抓壮丁給农民带来的灾难，有的专门揭露地主豪紳勾結官府迫害农民的罪恶和阴谋……。总起来說是控訴地主阶级和反动派的罪恶，揭露旧社会的黑暗。

三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中的文章，大部分是农民口述，由其他人記錄整理的，也有的是农民自己写的，感情真实，立場鮮明，讀起来亲切感人。这些文章都是从各地出版和編印的“四史”讀物中选拔出来的。本社在編輯过程中，增加了一些插图，做了一定的文字加工工作。

四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在选编过程中，得到了各有关的地方党委、各兄弟出版社和不少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，我们非常感谢。

五、选编《农民家史》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工作。我们水平不高，经验不足，缺点错误一定是不少的，我们诚恳地希望读者提出批评意见。

閻王債

一九二六年夏天，我長到十歲，母親把我從外婆家接回興國江背洞大水坑老家來。

這年，母親還不滿四十歲，就被苦難的生活折磨得鬢發斑白，左眼失明了。

每天，天還沒亮，她就披上破大褂，悄悄地上山去砍柴。整天受苦受累，可是家里還是少吃缺穿。我不明白，我家為什麼會這樣窮？母親為什麼會這樣苦？有一天，我纏住母親，要問個究竟，她終於開口了。

“孩子，”她直楞楞地看着我，好久才說：“生下你一個月，你父親就病死了，拋下咱們娘兒倆，拉下了一筆閻王債……為了還這筆債，媽十年來起早搭黑地砍柴賣柴，好容易積攢了幾個錢，連交地主家的利息還不夠。唉！地主逼債逼得緊呀……”說着就掉下淚來。

“什麼債？”我急問。

“你還不懂事，說也沒有用啊。”母親撩起衣襟揩掉眼淚，“幫媽干活吧！孩子。”

我怕母親傷心，沒有再問下去。打這以後，我就天天跟着母親上山砍柴。柴砍回來，晒好，再挑到江背洞或橋頭去賣。

每回，我們賣得十二三個銅板，母親總是舍不得花，除在

集鎮上称回几斤紅薯或南瓜当口粮外，剩下的銅板，就一个一个放进了小瓦罐里。碰到刮大风，下大雨，上不了山，或者是木柴卖不出去，母亲就去摘些紅薯叶，掺些紅薯煮一煮，让我吃紅薯，自己吃叶子。有时什么吃的也沒有，她宁饿肚子，也不肯花瓦罐里的銅板。好几次，我生母亲的气。我說：

“阿媽，把存的錢花了吧，你怎么这样舍不得？”

“錢是人家的！”母亲总是这样說，“孩子，眼看着就到九月重阳，要債的人又要上門啦！媽怎么敢花一个銅板！”

又是那笔閻王債。一提到这笔債，母亲就唉声叹气。这一天，我又向母亲追問这笔債的来由。

原来，十年前的九月重阳节，父亲因长年劳累，重病去世了。那时，母亲手边沒有一文錢，逼得走投无路，只好抱着沒滿月的我，去地主黄盛坤家苦苦哀求，借了三吊錢，买了一口薄薄的棺材，埋葬了父亲。

三吊錢該付多少利息，母亲說不清。只知道每年一到重阳节，地主就上門逼債，拿走了母亲一年苦挣苦攒的全部血汗錢，还說不够利息。付不清的利息要算作本，就这样年年本上添本，利上滾利，这笔債怎么也还不清了。三吊錢欠到第五年，黄盛坤又立了条規定：要母亲在每年的重阳节这天，交清利息，还得請他們吃一頓酒，債才让繼續拖欠。母亲哪里敢說半个“不”字，只得应承下来。从这以后，每年到了重阳节，就成了母亲难过的一关。

十年来，母亲风里来雨里去，起早摸黑，成年劳累，还是吃糠咽菜。三吊錢，象座大山压在她头上，真是一笔閻王債啊！

有一次，我气虎虎地对母亲說：“找黄盛坤算賬去，看到底

欠他多少!”

“你敢!”母亲胆怯地按住我,“人家上通衙門,下連团总,有錢有势,誰敢去碰他!”

不管母亲怎么唠叨,我越想越气忿。三吊錢,不过值八斗米,为什么还了十年都还不清?为什么越还越沒个底?

我开始懂得分担母亲的忧虑了。我想,應該設法帮助母亲还清这笔債,不然永远也沒有安生的日子。

有一天,卖完柴回到家里,坐下来吃晚飯,母亲对我讲了个小小的打算。她說,要是拿出一部分存錢买只小豬来养,到年底长到百来斤,卖出去,就能換到一笔錢;再把砍的木柴烧成炭,又能多攒几个銅板。养猪和烧炭两头一湊合,到明年的重阳节,就有希望把那笔債本利一起还清了。

一个夏天,在劳碌中度过了。一轉眼,又到了重阳节。这一天,地主黄盛坤穿着白綢长衫,戴着細紗的瓜皮小帽,領着三四个打手,来到我家喝債酒。我母亲忙里忙外地照料他們,把老早准备的鸡鴨魚肉,炒的炒,燉的燉,蒸的蒸,叫我一盘一盘給他們摆上。他們喝了一会酒,上了酒劲,瓮吟三喝六地猜拳,把飯菜吃了个一干二淨。吃了以后,黄盛坤掏出一块白綢手帕,輕輕抹一抹嘴巴,領着打手到別家去了,留下一个管帳的瘦猴子跟我母亲算利息。

瘦猴子打了一个飽嗝儿,翻翻眼簾,撥拉撥拉算盘珠,翘起两个手指头說:“利息八斗!”

“八斗?这不是同本錢一样多嗎?”母亲吃惊地說。

瘦猴子从牙縫里“哼哼”冷笑两声說:“本錢么,最初是三吊,拖了这十年,就沒法算啦!”



瘦猴子打了一个饱嗝儿，眯眯眼薄，拨拉拨拉算盘珠，
翘起两个手指头说：“利息八斗！”

我冲着瘦猴子大声說：“沒法算也得算。你本錢沒法算，利息怎么算得出？”

这句话刺中了瘦猴子的痛处，他脹紅着臉說：“我給你算，我給你算，算！算！”說着，又撥弄起算盘珠子来，然后，把算盘推到我的面前：“今年得归还东家債錢两担七斗粮。”

母亲把我拉到一边，狠狠瞪我一眼：“孩子，你敢招是惹非！”又赶忙掏出瓦罐，把积存的銅板倒出来，但是一数，連利錢都湊不足。母亲求瘦猴子寬緩到年底，瘦猴子故意刁难，他端了个竹椅坐下来，說：“东家說了，今年的利錢是一个子儿也不能少。”

我按捺不住心中的火，又冲他大声說：“你讲不讲理？錢叫你們刮干了，連欠几天也不行？”

“就是不行！”他一拍桌子站起来，“东家要不讲理，这笔債肯拖这些年？”

母亲看瘦猴子那副架势，知道多說話沒用，就一狠心，把喂了两个月的小猪杀价卖給人家，才交清了利息。

瘦猴子提着錢袋子走了，母亲一头扑到床上，伤心地大哭了一場。就这样想还清欠債的打算又落空了。

为了还債，为了养活母亲，我想去学篾匠手艺，母亲經不过我，只好答应了。过了阴历年，母亲到外婆家借了几个錢，做为投师費，选定元宵节这个吉日，領我到桥角头去拜篾匠黄朝桂为师。

起初，黄朝桂什么手艺也不教我，老是叫我挑篾工担，帮打杂务。篾工担同我一样重，跟我的肩膀一般高，挑起篾工担，就得挺着脖子，踮着脚尖，喘着大气。为了学手艺，我咬着

牙，挑着重担跟着师傅各村转。

跟了黄朝桂几个月以后，我才慢慢摸清他的底细。原来，他不是个正派人，经常在地主家出入，兜揽大批的篾工活计，做上一二十天，赚到一笔钱后，就到处胡搞女人，吃喝赌博。一到钱花光、输光的时候，他就无缘无故地找我出气。竹板和眼泪，伴着我过日子。我懊悔不该向黄朝桂投师，这个门算是摸错了。

六月的一天，我们在王山坑做活。晚上，黄朝桂一吃完饭，撂下饭碗就走了。我寻思他不是胡搞女人，就是到赌场去了。乘这个机会，我点起油灯，端到厅堂的角落里，悄悄地学破篾。起先我还有所提防，到后来越破越专心，连蚊虫叮都不管了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黄朝桂忽然出现在我面前，他眼珠一翻，雷一般地骂道：“你耗费东家的油，妈的！”接着朝我左膀子上就是一拳。我左手拿着的篾刀，被他一拳打向右手削去，削掉了右手一节食指，鲜血马上流了出来。我疼得哭不出声，捂着手蹲在地上，额头直冒冷汗。后来，我看到地上那截削掉的手指头，血糊糊的肉粘着白生生的一块骨头，心头的怒火再也压不住了，就一头朝黄朝桂撞去。黄朝桂用手一推，把我推倒在墙角里。我忙滚起身，打算去找那把篾刀，黄朝桂一脚踢开篾刀，顺手抓住我的领口，“啪啪”又搥了我几巴掌。

削了指头以后，我再也呆不下去，但又不敢回家见母亲，怕她伤心，只得四乡流浪。

九月间，我流落到茶籽畈。一个好心的篾工师傅邓受桂收留了我，叫我当他的“帮作”，一个月还给我十五个毫子零

花錢、才使我結束了流浪生活。我真是說不出的高興，心想：世上也有這樣的好人啊！

在茶籽畝鄰近的幾個村子里，人人都說我師傅忠厚公道。他走到哪一村，就受到哪村人的歡迎。後來，我才知道他原來是共產黨領導的農民協會的主席。

又過了一些時候，我聽從鄧師傅的話，參加了兒童團。

一九二八年的冬天，茶籽畝鄰近的各個村子，都火騰騰地鬧起革命來。不久，就成立了區、鄉蘇維埃政府。農會把地主和祠堂的土地，都分給了沒地或少地的農民。

第二年的春節，師傅叫我回家跟母親過個歡喜年。我一到家門口，就高興得大叫：“阿媽！”母親趕忙迎出來。母親也變了，穿身暗藍色的新布褂，布滿皺紋的臉上，露出歡喜的笑容。見了我，不知說什麼好，一把拉我坐下，從鍋里端出一盤熱騰騰的年糕，擺在我面前，指着說：“孩子，吃光它！”

“我們家也蒸年糕啦！”

“孩子，幾個月來，媽好像隔了一世，誰想到天下變得這麼快！”母親擦着眼淚說：“家里分到十四畝田，還分到一塊茶山。”

“好啊！只有跟着共產黨鬧革命，才有好日子過！”我情不自禁地高聲說着。

母親見我這股高興勁，也呵呵地笑起來。

“孩子，”她一把拉我走回房去：“那筆閩王債，已經抗掉啦！三吊錢害得我牽腸掛肚十幾年，沒想到今年冬天，一筆勾消了。”接着，母親又談起農會，說農會的人會講道理，處處替窮人辦事。她還問我：“聽人說，茶籽畝的農會主席是你的

师傅？”

“是啊，就是邓师傅！”

母亲乐得直拍手，说：“这我就更放心了，你要听他的，向他学着点！”

我跟母亲欢天喜地过了个翻身年，又回到师傅那里。

一九二九年十月初，我得到了母亲和邓师傅的赞同，参加了光荣的红军，在党的领导下，为劳动人民打天下。

黄朝天

选自中国青年出版社《血和泪的回忆》

五块大洋

每当我在鏡子里看到头上那九顆戒疤的时候，就不由地回想起二十多年前，我家因为借了地主五块大洋，被逼得家破人亡的情形。

我的老家住在四川省遂宁县石洞場旁边的一个桥洞下。爷爷从八岁起就給方圆几十里有名的大地主廖子章当长工。有一年，奶奶患重病，危在旦夕，爷爷向廖子章借了五块大洋，給奶奶看病。奶奶的病沒治好，还是死了，可这五块大洋，却利上滾利，成了我家世代还不清的閻王債！爷爷臉朝黄土背朝天，整整給廖家苦干了几十年，直到六十岁断气那天，这笔債不但沒有还清，反而越还越多，由五块钱滾成了一百五十块。爷爷死了，从小在廖家放牛、打杂的爹爹接着給廖家扛长活。他吃的是殘湯剩飯，睡的是牛棚草窩，一年到头在水田里跟稀泥打交道。夏天，火热的太阳烤得身上冒油；冬天踩着冰碴犁田，冷彻骨髓。日子一久，爹得了严重风湿病。地主見爹什么也不能干了，就一脚踢开，說：“回去养好病再来吧！”

养病，拿什么养！家里連做口稀飯的米也沒有。爹回到家来，四肢瘫痪，終日臥床不起。我这时刚六岁，一家四口人，全靠媽給人家做点零活、十岁的姐姐拾些柴卖錢来維持。两年以后，爹的病稍好了些，能起来走路了。看到一家人沒吃沒

喝，老婆、孩子成天还要为自己操劳，心里实在过意不去，也勉强和我们一起上山去打柴，挑柴上街卖。有一天，爹在街上卖了柴，正从买主手里接过几个铜板的时候，被廖家的狗腿子看见了。他们上前说：“姓尚的，生意不错啊！赚了一笔大钱吧？廖大爷说，‘要是你拿得出来，就早点把账还了，不要一拖再拖了。’”爹没好气地说：“我爹干了四十年，我又干了三十多年，廖家分文没给，账没还了，反而越来越多，这是什么狗屁账！”狗腿子说：“那是有账为凭的呀！你给大爷干活，只能顶利，可是五块大洋的本一直没还啊！这样吧，你去当着大爷对证一下吧！”那帮家伙，不容分说，连推带拉，硬把爹弄到廖家去了。

爹一去就被扣下了。廖子章把爹弄到磨房里去推磨。一个病人哪干得了这样重的活！爹经常晕倒在地上。有一次，晕倒在磨盘上人事不省。地主的大儿子看见骂道：“你这老狗，装死！”上去就是一阵拳打脚踢。爹倒在地上，口吐鲜血，一动也不动。人已经死了，可是廖子章的大儿子还破口大骂：“你他妈的还不起来给我干活？”说罢，拿了一根手腕粗的锄把，照准爹的肋骨又是几下。可怜的爹爹，就这样被折磨死了！

我们家离廖家有三十多里远。直到爹死后第三天，我们才从廖家一个姓袁的放牛娃那里听到爹死的消息。妈和姨父连夜跑到廖家，爹已经被埋在一个乱竹林里。刨出来一看，只见爹身上到处是青一块、紫一块的伤痕。妈哭得死去活来，爹死得好苦好冤呀！可是，那时候的衙门是替有钱人办事的，我们穷人有苦无处诉，有冤无处伸。妈也只好含冤忍辱和二

姨父一起編了个席子，把爹裹好，重新埋葬了。

爹被活活整死了，可是那笔閻王債，还照旧逼上門来。一天，廖子章派来几个狗腿子向媽說：“你男人死了，可是賬还没有还清，你去頂賬吧！活不重，做飯、喂猪、扫地，蛮輕巧。”媽一听，心都炸了：丈夫才死，儿女又沒成人，这不是活活要逼死人嗎？她滿腔怒火，按捺不住，說：“廖子章逼死了我的公公，害死了我的男人，又要来逼我。你們把我家抄了吧！要人，沒有；要命，有一条！”一个狗腿子气势汹汹地說：“你这个婆娘倒他媽厉害。老实告訴你，好說，好走；歹說，就綁着走。自古以来，借賬还賬；还不起就拿人頂賬。你賴什么？”狗腿子把媽团团围住，要强拉媽去頂賬。媽紧紧抱住我和姐姐，哭喊着，咒罵着，就是不走。在場的穷哥們都憤憤不平。那帮狗腿子看勢不妙，也不敢馬上下手搶人。一个家伙假惺惺地說：“尙大嫂，不去人，怕是办不到的。我倒有个两全其美的法子，叫你女儿去。一来可以頂賬；二来也給你减少些牵累，你可以在家好好照管你儿子。”

媽看看身体瘦弱的姐姐，眼泪横流，她怎能让自己的亲骨肉去受那罪呢！抹了抹眼泪，松开放在我們肩上的手說：“孩子，这是什么世道！穷人有理也白搭。为了还那无底債，媽只好去了。”媽說到这里，嗓子发哽，再也說不下去。姐姐說：“媽，就让我去吧！你走了，弟弟……”姐姐扑倒在媽身上，再也哭不出声来。媽說：“孩子，你还小，不能去，还是媽去。你在家好好照看弟弟。出去要飯小心別叫狗咬着。”

我見媽真的要走，死抱着媽的腿哭嚷着：“媽，你不能走，不能走啊！”媽抱着我，撫摸着我的額头，顆顆泪珠滴在我的脸



我兒媽真的要走，死抱着媽的腿哭嚷着：“媽，你不能走，不能走啊！”

上。她泣不成声地说：“孩子，跟着姐姐，听姐姐的话，过几天，妈就回来看你！”一个狗腿子有些不耐烦了：“穷他妈亲热，老子的腿都站麻了。快走！”妈临走又对我们说：“抽空多到山上割点袁草，等妈以后回来打成袁衣，好过冬。”

妈悲痛地走了。走一步一回头，老远老远还回过头来看我们。我和姐姐哭着跳着，好久好久还站在桥头上，喊着妈妈！

到了廖家，就是进了阎王殿。妈给廖家做饭，喂猪，洗衣，扫地，割猪草、牛草，什么活都干，受尽了煎熬。一九四一年五月的一天，妈去堰塘沟洗猪草，晕倒在塘里，幸亏被人救了起来。可是，廖子章硬说妈是故意寻死，想诬赖他，就把妈反手吊起来，用刺条抽打，衣服撕破了，身上打烂了，鲜血流了一地，吊了一个晚上，妈成了残废。最后，象爹一样，惨死在磨房里！

妈死以后，灾难落在十四岁的姐姐头上：她又被抢去顶眼。我那可怜的姐姐，一去就没了音讯，直到如今，也不知下落。

好黑暗的旧社会呀，好好诈毒辣的地主呀！仅仅五块大洋，逼死了我的爷爷，打死了我的爹，折磨死了我的妈，抢走了我的姐姐，弄得我们家破人亡！剩下我孤单一人，只好四处流浪、挨门乞讨。吃的是残汤剩饭，睡的是桥洞草窝，冬天穿袁衣，夏天光着腚。有一次，我在一个大院门口要饭，突然跑出一条大黄狗，呲牙咧嘴，一口咬住了我的大腿。我直喊救命，可是地主一家却哈哈大笑，瞅着不理。这样的生活，怎么能熬得下去？我找到了二姨父。二姨父看我头发散乱，面黄肌瘦，含着泪花，又伤心又为难地说：“孩子，不是我忍心不管你，实

在是沒法子。我这儿七八口人，也是沒吃、沒喝啊！姨父給你出个主意，这附近有个三溪寺，到那里当和尚去吧！”我不答应。我說宁願去給人家放牛也不当和尚。姨父說：“放牛？你沒看到你爹媽的結局！不当和尚还有什么别的出路？去吧！”

唉，天地如此广闊，就是沒有我尙文清立足之地！我飽含冤仇，拖着千斤重的步子，拄着打狗棍，提上仅有的半个砂鍋，告別了姨父，到三溪寺当了和尚。

我当了和尚，滿以为能生活得好一些，可是哪知道，三溪寺也是个人吃人的地方。十几个老和尚，吃得肥头大耳，口里念的是大慈大悲，阿弥陀佛，做的却尽是一些見不得人的坏事。他們一样的招佃戶，一样的放高利貸，一样的欺压剝削穷人！屁事不做，全靠我們几个小和尚去养活他們。我們成天放牛、喂猪、耕作、打柴，稍不遂他們的心意，便开口罵，动手打。有一次，我煮牛飼料，沒煮很熟，老和尚看了对我說：“半生不熟，牛怎么吃？重煮！”我說了一句：“煨煨就行了。”老和尚大怒，說我犯了佛規，冒犯了他，集合了全庙的和尚，把我弄到“祖堂”，叫我跪在佛象面前，当众痛打了一頓。啊！原来菩薩也好，神灵也好，对我們穷人都是不留情的。我看透了那騙人的“佛門宝地”，时时刻刻都想离开它，可是老和尚对我們看管得很严，始終不能脫身。老和尚为了长期欺騙我，愚弄我，給他們做奴隶，在我十四岁那一年，把我帶到成都宝光寺受了戒。这就是我头上九顆戒疤的来历。按照出家人的說法，受了戒就再不能成为“凡人”，必須終身当和尚，也就是說，要我一辈子給他們当奴隶！可是，这奴隶的生活实在不能忍受，我不管什么“佛法”，終於找到个机会逃出来了。

我跳出了火坑，又跌进虎口。离开了三溪寺，去给一家地主扛活。一九四七年冬天，又被国民党独立十七师抓去当了兵。进了国民党部队，就象进了人间地狱。有一次跳木马，我人小跳不过去，连长拦腰给了一棒子，痛得我滚在地上直叫喊！狗排长看见，跑亲又是两脚。还有一次出操，打了个呵欠，班长罚我在太阳下跑了四个小时，头上的汗水直往下落。当时我想：什么地方才有光明？什么时候才能见青天？

翻身的日子终于到了！一九四八年十月我被解放了，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！共产党、毛主席救了我，我见到了光明，见到了青天！

我被分配到西北野战军第四军一个连队里当战士。从此我过着全新的生活，尝到了从来没有尝过的甜蜜，得到了从来不敢想望的幸福。人民的军队里充满了温暖和友爱。大家给我衣服、鞋袜、挂包、皮带；指导员见我个子小，让我在连部当通讯员，待我亲如兄弟。两个军队两个天地，两个世界两种生活。我激动得不止一次流下了热泪。在忆苦运动中，许多人跟我一样痛哭流涕地谈了自己的身世，控诉了吃人的旧社会，我才懂得了原来我们都是阶级兄弟。我立誓要勇敢杀敌，报阶级之仇，泄阶级之恨。一九四七年七月在陕西罗局作战，我和炊事班长一起，勇敢机智地活捉了二十多名俘虏。后来，在党的教育下，我逐渐懂得了要想求得自己的解放，就必须先求得阶级的解放、全人类的解放的道理。我的觉悟提高了，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当了班长。全国胜利后，党和上级为了培养我，送我进步兵学校学习。现在我已

家，如今党又帮助我成立了一个家，我结了婚，有了两个孩子。过去，我做梦也没想到，一个削发当了和尚的人，还能有今天的幸福！想想过去，看看现在，怎不叫人从肺腑里感谢党和毛主席呢！我决心把毕生精力献给共产主义事业，将革命进行到底！

尚文清 口述

沈静、吴克华、任奇 整理

选自辽宁人民出版社《美女记》

十三条人命

我是河南省滑县宋林村人。在国民党反动派統治时期，我家十三口人，只有三間破草棚，一亩七分老坟沙荒地，一条盖了三代的破被子。祖祖輩輩給地主当牛作馬，整年过着“早上湯，晌午糠，晚上对碗看月亮”的穷困生活。

我父亲叫楊新河，給恶霸地主宋老成当了一輩子长工，到了年老体弱的时候，地主看他不中用了，就把他一脚踢了出来。

那时候，我的几个哥哥已长大成人了。父母打算給他們娶个媳妇。有个邻居給二哥說了門亲事，但沒有錢結婚。父母商量来商量去，硬着头皮向地主宋老成借了十五串錢，才把二嫂娶过門来。誰知道，宋老成这十五串錢竟逼得我們家破人亡，害死了十三条人命！

宋老成是个大恶霸地主，他与大土匪王三祝互相勾結，狼狽为奸，私設牢房，私动刑罰，打家劫舍，奸淫烧杀，无恶不作。在滑县有一句話：“宋家校場，打死人不偿命。”宋老成的儿子、孙子，就凭借这种反动势力，横行霸道。我們庄上三条街，宋家就独占了一条前街，强把庄名改为“宋林”。这里就成了宋家的黑天下。

宋老成借給我家錢，就沒安好心。他看到我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身強力壯，都是種庄稼的好把式，早想從我三個哥哥身上榨油。因此，我父親去借錢，他便一口答應了。

我父親借賬時，文書上寫得明明白白，一年半為期。錢是頭年八月借的，但到第二年麥收宋老成就來要賬了。他帶着狗腿子，一進門就對我父親說：“新河，今年收成不錯呀，你的賬也該清了。”父親迎上去說：“宋大爺，文書上不是寫的一年半的期嗎？到期一定送過去……”宋老成把眼一翻說：“什麼到期不到期，叫你还就得还！”他兩眼死盯着剛打下來的一石五斗麥子，把手一指說：“先交這個，剩下的秋后還清！”父親氣得一時說不出話來。母親一旁哀求說：“宋大爺，你看我家老小，就指望着這一點麥子……”宋老成一腳把母親踢倒在地。大哥、二哥氣急了，上前就想動手。父親怕惹出禍來，忙把大哥、二哥攔住。眼睜睜看着宋家把麥子搶走了。父親被逼得走投無路，一氣之下，上吊死了。

父親死后，我家的生活更困難了，母親就帶着我們出去討飯。不久，我的五哥得了重病，又沒有吃的，就活活餓死了。

一天，宋老成派人來對我母親說：“宋大爺知道你們有困難，他老人家很喜欢你家玉山。想叫玉山跟大少爺到東北做生意，只要他好好干，將來大有好處。”這真是黃鼠狼給雞拜年。誰不知道宋老成的大兒子宋太長是個“鹽灘司令”，在東北做鹽田買賣，被他騙出去的人，十個也難得有一個回來。母親不願讓大哥去為他們賣命，就推辭說：“宋大爺的‘好意’我們心里明白，只是玉山不懂事，不會服侍大少爺，還是留在家裏



宋老成一脚把母亲踢倒在地。大哥、二哥气急了，上前就想动手。

种地吧！”这家伙眼看詭計被識破了，就露出真相凶狠地說：“把話說明白吧，不听大爷的話可以，不还大爷的眼可不行。上次那一石五斗麦子，还不够利錢呢！旧賬加利錢，限三天內还清！”

从此以后，宋家一天三次来逼債。我們連嘴都顧不上，那有錢去还他这笔无底賬？到了第三天，大哥为了一家人活命，便忍痛离开了我們，到东北給宋家当长工去了。大哥在那里做了一年半活，宋家只給了一块銀元的工錢。大哥再也忍不下去了，就从虎口里逃出来，以后便流落到新乡。

我大哥逃走后，宋老成硬要我二哥或三哥去頂替。二哥、三哥被逼得沒办法，只得到外地躲避起来。宋老成一見我家只剩了些妇女、小孩，就来侮辱我二嫂，把二嫂逼得跳坑自杀了。

二嫂死后，留下两个女孩和一个才十个月的男孩。二哥无力撫养，便把两个女孩送給人家当了童养媳，男孩送給人家作了养子。二哥因一家人生离死別，遭灾受难，气瞎了眼，不久也死去了。

我三哥眼看亲人一个一个被逼死，心如刀攪，就串連了几个青年，一起去投奔八路軍。

那时我才十四岁。宋老成見我三哥走了，就来逼我去当长工。我央求母亲說：“在家要餓死，到宋家要累死，不如让我逃出去吧！”母亲抱着我，哭了一陣后对我說：“儿啊！走吧！宋老成害得咱家死的死，散的散，咱与他势不两立。你要爭一口气，别忘了給全家报仇……”这一天夜里，我就穿着一件破得沒袖的棉袄和一条露着肉的单褲，光着双脚逃了出来。

后来，八路军来到了我们家乡，三哥也跟着部队回来了。在党的领导下，我三哥积极参加减租减息、反霸复仇斗争。穷哥们推选他当农会主席，领导贫苦农民闹翻身，斗争了地主宋老成。以后，八路军转移了，三哥就留下来坚持敌后斗争。由于叛徒告密，三哥不幸被宋家“还乡团”抓住，送到滑县城，关进大土匪王三祝的黑牢里，不给吃不给喝，还绑起双手，逼他供出地下组织的名单来。但是，三哥非常坚强，不管敌人用什么刑罚，他总是那句话：“叫我咋死都成，就是不知道！”敌人没有办法，关了三天，就把三哥活埋了。

这时候，我家只剩下母亲、四哥和姐姐。宋老成害怕我家兄弟报仇，就想把我家的人杀尽灭绝。于是，把我四哥抓走填了壮丁，一直没有下落。又向我母亲派捐要款，硬把她逼到新乡去要饭，后来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炸死了。

姐姐嫁给道口镇一个姓刘的，生了一个小外甥，因为一家三口生活混不下去，才搬到我家来住。宋太长见了，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都是共产党的狗腿子，快给我滚出村去！”姐姐说：“我是回娘家，你管不着！”宋太长听了叫喊着说：“啊，我管不着，宋林是我宋家天下，在这里就得听我的。你想死，就呆在这里；要活，就赶快滚！”过了几天，宋太长派来狗腿子连打带撵，把我姐姐一家子赶了出来。他们沿途乞讨，走到浚县，姐姐快要分娩了，便住到一个破庙里。一天，姐夫出去要饭，饿死在路上。姐姐在庙里等了三天还不見姐夫回来，就拖着沉重的身子出来找他，不料，没走多远就临产了，在荒郊旷野一座大桥底下生下了孩子。为了活下去，姐姐把亲生骨肉送了人，自己也改嫁了。我姐姐这一家，也被宋太长害得家破

人亡。

宋老成不但想叫我家“灭門絕后”，而且还向我們的亲戚下了毒手，接連害死了我外婆家五条人命。杀死了我的两个舅舅、一个表哥，还强把我二舅母和她的一个儿媳、两个閨女，卖給了人家。后来，二舅母活活气死了，她的大閨女也病死了。

这就是大恶霸地主宋老成、宋太长父子欠下我們三家的血債！

我自从十四岁逃了出来以后，一直在外面流浪了十五年。討过飯，給地主当过长工，被人卖过壮丁。最后，从国民党軍隊逃出来，到郑州拉起了排子車。拉車受尽了車主、把头的剝削和压迫。夏天，睡在馬路边，冬天，就蹲在一家澡堂的火炉口旁边取暖。这种非人生活一直熬到解放，才算結束。

一九四八年郑州解放了！我从此也获得了新生。解放軍一进城就召开了群众大会，发出了“团结起来，巩固后方，支援解放軍，解放全中国”的号召。我立即参加了支援解放南京的担架队。南京解放以后，我又回到郑州，在板桥水庫工地，当了搬运工人。一九五六年，我結了婚，生了一个男孩，生活过得很好。一九五八年，在組織上的关怀和帮助下，找到了大哥和姐姐。想不到，我們兄妹分別二十多年后，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，又重新团圆了！

解放后，人民政府依法惩办了恶霸地主宋老成，給我家报了仇。政府又重新安葬了我三哥的遺骨，并且立了烈士碑。大侄子回家了，两个侄女也找到了。

在旧社会，地主宋老成用尽一切毒辣的手段，想叫我家灭門絕后；在新社会，我們一家人才重新团聚，人丁兴旺，生活幸福。每当我想起过去，又看看今天，心里就十分激动。我决不忘記階級苦、血泪仇；我要坚决听毛主席的話，永远跟着共产党走。

楊发祿 口述

周光瑚 整理

选自河南人民出版社《工人家譜》

一块核桃餅

我老家是河南滎阳汜水。解放前，几輩子都是椽无一根，地无一分，整年受地主的剝削。后来，实在活不下去了，一家老少才逃到欒川县雷湾村。

逃出来本想找条活路，可是在那个鬼世道里，穷人逃到哪里也逃不掉地主的剝削。

一九二〇年，欒川遭了旱灾，这一带的穷苦人們餓死的餓死，逃走的逃走。我奶奶也餓得走不动了，躺在麦秸窩里吃麦秸，啃套子，眼看就要餓死。我爹看着我奶奶实在可怜，才到地主常金太家借来一块核桃餅，当时說是麦秋后还他五升麦。

但是借来这块核桃餅，不但沒救活我奶奶的命，却使我們一家子背上了永远还不清的閻王債。

我奶奶死后，全家吃糠咽菜，总算熬到了麦收季节。可是，麦苗早就旱得枯死了，哪里还有收成呢？地主常金太可不管你有沒有收成，硬是逼着我爹还債。

人还没有吃的，哪里有粮食还債？我爹只得向常金太苦求緩期。狐狸似的常金太，本来就存心不善，見我爹苦苦哀求，心里大为高兴，于是便假惺惺地装着关心的样子对我爹說：“要是真沒法子还，你就給我家干活，来抵銷你的債！”我爹沒法儿可想，只得答应下来。



我爹看着我奶奶实在可怜，才到地主常金太家借来一块核桃饼。

一年時間過去了。我爹整整給常金太白干一年活，到年底，滿以為能还清他的債了，就理直氣壯地找到常金太說：

“常掌柜，我該走了，該算还清你的核桃餅了吧！”

不料，常金太把眼一翻說：“你簡直胡說！”

“我咋胡說？”我爹也不示弱地頂了他一句。

“說你胡說，就是胡說！”常金太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，從他戴的墨色眼鏡里射出惡毒的眼光，象個餓狼一樣嚎叫道：“我那核桃餅不是公的，是母的！……還差得遠哩！”

我爹一听，倒抽了一口涼氣，簡直氣呆了。但是在那個鬼世道，哪有窮人的理？只得壓抑住滿腔怒火，忍氣吞聲的繼續給常金太干下去。

我爹一年到頭給常家掃地、挑水、喂豬、種地、蓋房子……什麼活都干，吃的飯却連常家的狗食都不如。為了早些还清這筆閻王債，我爹除了整天給常家干活外，還把自己上山砍柴賣的三塊銀洋、十二串銅錢，和自己抽空割的九百斤草，都給了常金太。

到了第四個年頭，我爹實在憋不住了，又去找常金太：“我已給你整整干了四年，這回總該还清你的債了吧？”誰知常金太還是那句老話：“够啦？誰說够啦？還差得遠哩！”我爹一听，一下氣得暈了過去。

狠毒的常金太還不以此為滿足，他看到我大哥長大了，又想把我大哥也活摑在他家里，為他賣命。一天，常金太要我大哥給他蓋房子。

我大哥說：“誰說叫我去？”

“我說叫你去！”

“你說我不去！”

“你敢反抗呀！”

“我爹都賣給你了，還想把我也賣給你，休想！”

常金太象个狡猾的狐狸，他一看硬的不成，馬上改了一副面孔，裝成挺關心我家的樣子說：“去吧！干些日子，我把賬一勾，讓你跟你爹一塊回去。”我大哥年輕，沒看出這又是常金太一條毒計，竟上了他的圈套。

我大哥到了常家，一心一意思的是頂了債早回家，他不聽我爹勸說，什麼活都干。結果有一次扛木料，被砸傷了腿，因傷勢過重，又無錢醫治，不到一年工夫，就死去了。

我爹一直被剝削的鐵鎖鏈活活地捆在常家，我大哥又悲慘地死了，我和弟弟妹妹都很小，家里日子更難熬了。沒辦法，我媽只得帶着全家七口人，到處要飯過活。在舊社會要飯，窮人家沒有，富人家不給，沒過多久，五弟毛旦就活活的餓死了，二哥長印也賣掉了，只剩下我和弟弟金堂、妹妹黑妮和馬虎了。

債，沉重地壓在我娘的身上。為了還清這筆閻王債，早點讓我爹逃出常家的虎口，我娘和黑妮就白天出外要飯，晚上在月光下給富人家紡綫。為了使我不致活活餓死，又忍痛以三塊銀元的身價，把我賣給了雙堂溝姬家。她們把辛辛苦苦紡綫賺來的四串銅錢和賣親骨肉的三塊銀元，全部交給了常金太，但豺狼般的常金太仍不肯罷休，還說那塊核桃餅的債沒有還清，不讓我爹回家。

我娘和黑妮天天給地主常樂天家紡綫，因黑妮年歲小，紡的綫粗，常常遭到常樂天老婆的打罵。黑妮受不了這種窩囊

气,有一次和她顶撞起来。那时候是只许富人打骂,不准穷人讲理的世道,狠心的地主老婆就用棍子把黑妮打得遍体鳞伤。直到现在,遇到刮风下雨天,伤处还隐隐作疼。

閻王债压得我娘实在喘不过气来。她想:逃走吧,穷家难舍,再说逃到哪里都一样;不逃吧,这笔閻王债什么时候才能还清?她越想越气,就去找常金太算账。常金太叫米狗腿子,乒乒乓乓算了一阵,指着我娘说:“咱是驴打滚账,一季一翻身,本上生息,息并入本,本又生息,你家借的那块核桃饼,十三年来,除了扣除做工和还的钱以外,还欠我粮食两石二斗三[”这简直是拦路抢劫,那是什么借钱放债呀!可是在旧社会,地主有钱有势,穷人根本没处去诉苦,没处去伸冤!

我爹就这样年复一年,日复一日,不分白天黑夜,一直给常家干了二十四年冤枉活,最后累的落下一身病,在解放前就死去了。

这笔债一直到豫西解放,斗倒了地主常金太,才算到了头。在清算地主常金太的大会上,大家帮我算了算,我家为还他一块核桃饼,总共付出了四十石粮食(每石五百斤),四条人命。

张小印 口述

中共河南乐川县委宣传部 整理

选自河南人民出版社《血泪春秋》

还不完的一石粮

爸爸为了租种地主金銀谷的五亩田，借了他一石粮，买了一头小牛犢。爸爸特别喜欢这个牛犢，每天早起替它刷毛，喂它嫩草，牛犢就这样渐渐长成大犍牛了。它犁地拉車什么都能干，五亩田就靠它来耕种。

我們一家人拼命干一年，到头来却糊不住口。后来又添了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，吃饭的人多了，欠地主的那一石粮就更没法还了。就这样，本生利，利变本，由一石滚成了五石多。

金銀谷見我家的大犍牛肯干活，眼睛都馋紅了。有一天，他的大管家，外号“老皮”的班少文钻到我家来，催我爸爸还債。

当时我家总共沒有一斗米，哪够还債呢？“老皮”眼睛瞟着我媽，嘴对着我爸爸说：“家里沒粮了吧？怪不得大嫂餓瘦啦。人都挨餓了，你們那大犍牛喂什么料啊？……金老爷叫你快点想法还上債，如果还不上，租給你的五亩田就轉租給別人了。”

爸爸为了还債，把罇罇罐罐卖个淨光，也沒湊够五斗米的錢，連这笔債的利息都不够。

怎么办呢？还不上債，就得交回五亩田。爸爸看了看大犍牛，流着眼泪把它牵到了金家。



还不上债，就得交回五亩田。爸爸看了看大犍牛，流着眼泪把它牵到了金家。

金銀谷看爸爸用犍牛頂債，心里美滋滋的，可是嘴里却說：“啊，这牛怎么瘦成这个样啦？我家肥牛多，要这沒用的牛干啥？”

“老皮”忙装好人說：“叫这牛頂原本一石吧，剩下的以后再說！”就这样大犍牛只頂了一石粮，落到金銀谷手里了。

沒过一个月，金銀谷又借口我們交不上租，把五亩田硬收回去了。爸爸只好給金銀谷做零工。

冬天，外面飄着雪花，爸爸連件单衣都买不起，每天披着簑衣領着我給金銀谷鏟田埂，一天只給半升粮。鏟田埂不能穿草鞋，就光脚板，一会儿就把脚冻僵了。爸爸就在田头点了一堆火，鏟一陣，烤一陣火。金銀谷知道后，怕耽誤干活，就叫“老皮”提上一桶水，見我爸爸在哪点火，他就在哪儿澆灭。不叫烤火还不算，还要扣我們一半工錢。不几天，我和爸爸的就都冻烂了，黄水不断往外流，脚后跟的口子有一寸长，二三分深，火辣辣的痛。媽媽用針綫把口子給我們縫起来，外面抹上白芨（一种野生药材）。我和爸爸就这样拼命干，一天还得不到半升粮。爸爸每天把这点粮倒进小柜，上了鎖，誰也舍不得吃。一家人都吃蘿卜，只有最小的妹妹能喝上点米湯。为了快点攢起四石粮还債，白天，媽把弟弟妹妹撇給只有五岁的大妹，穿着一身不遮体的单衣，同我一起牵绳拉耙，爸爸掌耙。我和媽的肩头都被绳子磨破了，結成一块块的血疤；又把绳子擱在胸脯上，两腋下又磨肿了。晚上，媽媽还忍着肩痛編草鞋，手上都磨出血泡。我和大妹妹剪稻草，弟弟和小妹妹递稻草。因为买不起灯，全家人就在月亮地編。赶上下半月，月亮什么时候爬上来，媽就什么时候起来編。小妹妹困了，就偎在

媽的脚边睡。我們編草鞋，爸爸就進山打柴。樹林里黑，看不清路，有一次脚指頭碰在一塊尖石頭上，把脚指甲都揭掉了，疼得爸爸咬着嘴唇，拄着根棍子才挪到家。可是為了掙半升糧，第二天還得去給金銀谷耙地，走一步顛一步，疼得直冒冷汗。傍晚回家，爸爸剛把耙扛在肩上，因為又餓又累脚又疼，眼一黑就昏倒了。耙齒砸在爸爸的左脚上，把脚面穿了個窟窿，血流滿地，爸爸從此病倒了。

爸爸病後，還債更沒有指望了。媽賣草鞋掙的錢，每天連一斤糧也買不了。一家人都盼望爸爸快點好起來。媽媽想請個醫生，爸爸一把拉住媽媽說：“別請！我的病是債逼的，償還了，病也就好了。”

爸爸叫把錢攢起來一齊鎖進小櫃。這樣，爸爸的病越來越重了，家裡的蘿卜菜也吃沒了，山上的樹皮草根早叫人家挖光了，全家就只得吃有毒的老鵝蒜（一種有毒的野菜）。吃的一家人渾身都腫了。大妹妹的小眼睛腫成了一條綫，晚上剪稻草都看不見，白天走路就用兩手扒着眼皮。爸爸為了叫全家人安心，還強吃硬咽，最小的妹妹却一口不能吃，餓得剩下一把骨頭，倒在炕上起不來了。有一天，媽媽背着爸爸用賣草鞋的錢買了個雞蛋，做了一碗雞蛋湯給爸爸喝。病在炕上的小妹妹死盯着湯碗。爸爸看着小妹妹陷下去的眼窩，叫媽媽抱着她，一勺勺喂她。最後剩了點湯底，給弟弟喝了。大妹妹沒喝着，哭了起來，引得一家人大哭一場。

一天，“老皮”忽然來到我家門口，對媽說：“大嫂，你是個明白人，大哥病得這麼厲害，怎麼連個法兒也不想啊？咱兩家穿一樣褲子，都是給金家扛活的，窮幫窮，我看叫學書給金家

放羊，一年一石粮。至于那四石债，金老爷说，只要你……”

妈妈明知道金家是穷人的活地狱，但为了还债，只好忍痛把我送进了金家。

正月，天气非常冷，金银谷装着可怜我，给我一件开了花的棉袄。白天，我穿着这件破棉袄放牛羊，晚上睡在牛栏里，就拿它当褥子又当被。寒风从牛栏的门窗灌进来，冷得象进了冰窖。有一天夜里，冻得我沒有地方钻，就趴在牛肚子下睡着了。凑巧牛撒了一泡尿，把破棉袄尿得湿淋淋的。早晨又飘起了小雪，棉袄冻的象干羊皮，一敲梆梆响。就这样“老皮”还逼我去放牛羊。在大山里，风更大了，冻得我浑身发紫，腿都回不过弯来。晚上浑身发烧无力，飯也沒吃，就倒在牛栏的草堆上，再也不想动了。没想到金银谷的小老婆闖进来，手抹着腰骂：“小杂种！回来就睡，还不快去喂猪！你不吃飯，猪还吃哪！”说着就来拖我，我站不起来，她就把我拉到猪圈前，脚后跟都磨去一层皮，直流血。我拄着棍子，提着桐油灯，摇摇晃晃喂完猪。刚回到牛栏，放下灯，就一头栽倒在地上，碰倒了桐油灯，把那件开花棉袄烧了个窟窿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感到一阵剧痛，睁眼一看，“老皮”横着脸，挽着袖子，正举起藤鞭打下来，金银谷和小老婆也在旁边拳打脚踢。

这时，正好妈来看我，见到这情形，一把抱起我哭着说：“孩子，回去吧！死就死在家里，……”又转过头，向金银谷说：“金老爷，孩子小，你不能这样打呀！……”

“老皮”一看是个讨好的机会，就卖个人情说：“金老爷，饶他算了！烧坏的那件棉袄，叫他赔！”

還沒等媽走到家，“老皮”就帶着兩個打手闖進我家里，翻箱倒櫃，到處找糧食。後來他們砸開爸爸攢糧的櫃子，不由分說就往口袋里裝糧。爸爸氣得兩眼冒火，也不知哪來的一股勁，一翻身沖下床來，從灶邊拿了一根燒火棍，拖着兩腿撲過去，一手舉燒火棍，一手擦櫃蓋，問：“你，你為什麼搶糧？”

“老皮”眯着小眼，橫肉一抖，嘿嘿冷笑兩聲，說：“你兒子燒了金老爺的棉襖，要你賠！”

爸爸再也壓不住心里的仇恨，他一步湊到“老皮”跟前，盯着他的臉說：“你們這群惡棍！我這個家都叫你們搶光啦！你們逼去牛，又逼人；逼去人，又搶糧。你們還有人心沒有？老子和你們拼啦！”爸爸猛的舉起燒火棍，但還沒等打下來，“老皮”朝他肚子就是一腳，爸爸“哇”的一聲，吐了一口鮮血，死去了。

媽媽抱着爸爸的屍體，妹妹撲着媽的脖子，弟弟趴在爸爸的身上，全家抱在一起放聲痛哭起來。

“老皮”指揮着那一群狗腿子匆匆裝完糧食，又把媽賣草鞋的錢揣到腰包里，扛起爸爸用的一把鋤頭，夾着尾巴溜走了。

爸爸死了，糧食被地主搶光了，小妹妹也喝不上米湯了，只好用糠皮給她做點粥喝。光吃糠拉不出屎來，疼得小妹妹哇哇直哭，最後哭不出聲來只能哼哼了。隔壁老大娘看見這情形，拿出一把碎米，做了一碗稀粥送過來。媽媽含着淚接過粥，左臂撲着妹妹，拿着碗，右手拿小勺舀着粥放在妹妹嘴邊，說：“好孩子，喝大娘送來的粥……”

妹妹睜開眼，嘴皮哆嗦一下，說：“媽，喝……”沒說完，眼

皮就慢慢闭上了。媽心里一震，碗“啪”的一声摔碎在地上，粥泼了一地。就这样，妹妹连一勺粥都没喝，就离开了人世。

这笔债越滚越多，也不知滚到多少。到一九四九年金银谷看着再也榨不出油水了，就把我给卖了。“老皮”也趁机逼我母亲给他当小老婆。母亲只好带着弟弟、妹妹逃到了亲戚家里。我以后从山里逃出，参加了解放军。

直到一九五六年我休假回家，我们母子才团圆了。

金学书 口述

秦本裕、王中才 整理

选自吉林人民出版社《牢记血泪仇》

五十块钱无头债

这里，我想以自己家庭的遭遇作例子，来揭露地主是怎样用高利贷残酷剥削穷人的。

我母亲的前夫叫王有仁，住在安徽省涇县田胡村，自己原有六亩水田，二亩毛竹山，五间房子。一年收，一年饱，生活说不上富裕，也还能自给自足。不料，一九三三年大旱，四个多月没下一滴雨，田胡一带八个小水塘，又都被昌桥的恶霸地主王春寿霸去，乡亲们的庄稼全被旱毁了。王有仁家六亩田颗粒无收，竹子砍下来也卖不掉，大人小孩饿得嗷嗷叫。最后走投无路，才去找王春寿。

王春寿是在昌桥一带靠放高利贷发家的。他只要看中了谁家的土地，就千方百计引人上钩。他向你放债，总是装得非常大方，两三年不来讨，等到利滚大了，估计你还不起时，就来个翻脸不认人，一下子夺走你的田地。方圆十几里地，多少穷人都这样被他逼得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。人们都称他“寿阎王”。

王有仁的六亩地正巧坐落在寿阎王的地当中，山又紧挨寿阎王的山。寿阎王早就馋得垂涎三尺，就是一时没有机会，现在王有仁自己找上门来，真是求之不得。很痛快地就借给了王有仁五十块钱（当时只能买三担谷）。

王有仁知道寿阎王的钱不好使，以后就起早摸黑拼了老

命干活，指望来年收成好一些，还清这笔债。誰知第二年又是干旱，收了六百斤谷还填不满全家的肚子，只好把债拖下来了。到第三年插完秧，王有仁累的病倒了。五月里，稻子已经发棵，寿閻王看时机到了，一天就拄着文明棍一摇三摆地来到王有仁家。一进门，他拿棍子敲敲米桶，空空直响，踢踢稻籬，什么也没有。最后没好气地朝我媽問：“欠我的债怎么说？”我媽胆怯地問：“算算该有多少了？”他哼了一声：“不用算，今年稻子收起来也还不清，干脆用山和田顶好了。”我媽一听傻了，连忙苦苦求情，要求缓一缓，以后想办法还。寿閻王嘿嘿冷笑一声說：“你能拿出五元钱，我从你狗洞里出去。”說着，摸出早已准备好的契紙，走到王有仁床前，說：“王有仁，盖章！”王有仁这时病得昏昏沉沉，根本没听见。寿閻王見他不作声，又說：“不盖章，捺手印！”我媽一听，疯了似地上去揪住寿閻王的手臂，寿閻王一把把我媽推倒了。当我媽再次扑上去时，寿閻王已经抓住王有仁的手捺了手印。他回过头来对我媽嘲笑說：“你儿子长大了，有本事贖回去也可以！”說完，把契紙往荷包里一揣，得意洋洋地走了。过了几天，王有仁清醒过来，看看我媽眼哭肿了，追問出了什么事，我媽只得一五一十地告訴了他，誰知他一急，憋不过气来，往后一仰便死了。

王有仁死后，撇下三个孩子，最小的才两岁。山和田被霸占了，眼看种下的稻子也不是自己的了，我媽带着三个孩子哭得死去活来。可寿閻王还不甘心，对孤儿寡妇又下了毒手。原来王有仁家的山就在屋背后，王春寿写契紙“四至”时，把房子也划了进去。王有仁死后不久，他就派人来拦籬笆，把王家的門堵死。我媽找他去說理，他干脆传出話来：“你家的房子

也頂了債了！”那时候，王春寿的叔在城里做官，告状也告不倒他。我媽只好忍气吞声，收拾收拾破烂搬了出来。

这一年，孤儿寡妇过的是什么日子呢？我媽背一个，牵一个，跟一个，天天上山挖野菜糊口，有时要来一点飯，先尽小的吃还不够，一家人瘦得皮包骨头。

这时正好有人劝我父亲成家。原来我父亲老家在桐城县，祖父逃荒来到涇县。一九三五年，我父亲流浪到昌桥，在王春寿的紙棚里当踩料工。那时反动派把无家可归的穷人看作游民，抓到就頂壮丁，伪保甲长和地主从中发洋財。我父亲整年累月提心吊胆过日子，也很想安个家。經乡亲们說合，父亲便和我媽成了亲。

父亲結亲不久，閻王債接着就逼上了門。刁得象狐狸、毒得象黄蜂的寿閻王，霸去了王有仁的田地房屋不算，还說債沒有还清。一九三七年，寿閻王帶了三个狗腿子呼三喝四地来到我家，要我媽还債。我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說：“田地房子都让你霸占去了，还欠你什么債？”寿閻王說：“你不用装糊涂，你忘了我可沒忘，你家欠我的債，算起来你还是还不清。”这时我父亲还当踩料工，一家全靠他干一天吃一天。寿閻王看我家什么也沒有，便假惺惺地說：“这样吧，你家姘妮卖給我做丫头，还可以混碗飯吃。”我媽一听不好，赶忙說：“欠你家的錢我們还，要孩子不行！”寿閻王臉一沉：“你不要不識抬举，你女儿到我家是从糠籬跳到米籬里，不去也得去，你欠我的錢，姘妮就是我家的人！”說着就叫狗腿子王坤拉人，姐姐抱着我媽不走。寿閻王大喝一声：“帶走！”三个狗腿子一窩蜂跑上来掰开我媽和我姐姐的手，架起姐姐就跑。我媽追出去，被寿閻

王一脚踢倒在地。姐姐被狗腿子拉扯着，連拖帶拉，一步一回头，那凄厉的叫喊声，铁石心腸的人听着也得掉泪。

大姐进了豺狼窩，一去五年无音信。寿閻王住在离我們村两里路的后角，虽說就在跟前，却象隔着千重山一样，一次也不准她回来。寿閻王家养着五六条恶狗，討飯的路过时都要繞道走，我家人更不敢去看她了。直到她被折磨死了，才从寿閻王的长工张大伯那儿知道了一切。

原来大姐在王家，喂猪、扫地、烧鍋、推磨，成天忙得团团轉。地主吃飯了，这边閻王喊打扇，那边小鬼叫盛飯。好容易侍候一家人吃完饭，洗刷干淨，端起早上的剩粥，地主老婆就阴阳怪气地吆喝开了：“死丫头，麦秆喉嚨簸箕肚，人前吃到人后，还不干活去！”村上月奶奶看着姐姐实在受罪，一天趁我姐姐出来提水时，拿一些鍋巴給我姐姐吃。誰知被地主家孩子看見了，回家告了状。姐姐回去才进門，地主婆上来就是一巴掌：“死到哪里去了，我家哪天沒給你飯吃，給我現丑！”罰我姐姐跪了一下午。

整整五年，姐姐穿的一直是离开家时那身衣裳。地主婆見我姐姐衣裳破了，二话不說，咬着牙根，拿起烧得通紅的火鉗就朝她身上燙，衣服哪儿破了燙哪儿，燙得姐姐直往草堆里钻，地主婆把她拖出来又燙，直燙得身上吱吱冒烟才住手。燙后，地主婆給姐姐一段綫，叫姐姐补衣裳。綫哪能縫得住破洞，沒几天又裂开了，又得挨燙。天长日久，姐姐就这样被折磨死了。人死了，他們才让我媽去看了一眼。只見二十出头的大姑娘，瘦得不成人形，衣裳破成了布条条，好多地方烧焦了，全身疙疙瘩瘩找不出一块好肉。我媽心痛得象刀絞，一下昏迷

了过去，被人扶回家来。

在姐姐被搶走的第二年，家里因欠債，少吃无穿，十岁的大哥也被迫到獼猫洞地主家去放牛。大哥在地主家干了六年，同样是吃不饱，穿不暖，挨打受气，后来也被折磨死了。

我家田被搶了，山被霸了，房子被占了，还赔了三条人命。活下来的人更是受罪了，小哥哥八岁去給王春寿家放牛，小姊六岁做了童养媳，我受的苦最少了，可六岁就給人放羊，长到十二岁沒穿过一件新衣裳。就这样，王春寿那五十块钱的閻王債还沒有了結。一九四八年，寿閻王又来对我父亲說：“余长春，你还欠十二石谷！”我父亲一听，火从头上冒，說：“誰知你的賬是怎么算的，我不管！”寿閻王喊叫起来：“你不管，我也不管，这笔債我划給天主堂了，有人来治你。”原来寿閻王与洋鬼子有关系，他欠涇县天主堂一笔錢，便把許多欠債戶划了过去。

第二年，天主堂果然来了一个三十开外的家伙，他还未进门就嚷嚷开了：“余长春，算賬！”我們聞声迎了出来，父亲指着空空的屋子說：“先生，你自己看吧。”那家伙眉毛一揚：“沒有，卖了老婆也得給！”父亲听了不作声。好一会，那家伙見僵了，便上来拉我父亲，說：“好，跟我去城里說話！”我父亲想想这些年来的日子，实在忍得不能再忍了，一摔胳膊掙脫了那人的手，把破棉袄脫下摺在一旁，捶着胸脯說：“要命，有一条！要錢，沒有！”那家伙楞了一下以后，伸手就要打我父亲，但是爪子还沒触到父亲脸上，就被父亲随手一接，抓住一使劲，摔了个狗吃屎。他爬起来还想打，父亲干脆将他按在地上捶了一頓。半天，这家伙掙扎着站起来，跑了几步，估計挨不着打了，

才气急败坏地说：“好，余长春，看你跑得了！”说完跌跌爬爬地就跑了。

两个多月后，家乡解放了。同志，说来你也許不相信，整整十六年，欠的这笔閻王債，不仅沒还清，却滚到二十四担谷了。要不是党和毛主席救了我們一家，真不知会落到一个什么下场。解放那年春节，家家买喜庆的花紙，可我父亲什么也沒买，单单买一张毛主席象，挂在屋中央。每当一家人端起飯碗，他就說：“吃飯不能忘記毛主席啊！”

一九五九年我应征入伍了。父亲已經六十开外，虽說亲生的儿子只有我一个，可还是高高兴兴送我到公社。临別时一再叮囑：“万昌，到部队要好好干，可不能忘記过去全家受的苦呀！”是的，父亲說得对，我要牢牢記住这笔血債，牢牢記住階級仇恨，握紧枪杆，坚持革命到底！

余万昌 口述

龐孝浚 整理

选自一九六四年一月三十日《安徽日报》